

“火神派”学术思想的源流和特色

沈凌波, 寿越敏, 夏 溪, 徐 凯, 杨 彬, 周菲菲, 指导: 金国梁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53)

摘 要: 四川火神学派(又称扶阳学派)很有特色, 却因其学术思想的特殊性并不广为人知。其相沿流传前后历 100 多年, 因其屡用姜、附、桂起沉痾, 而在民间广为传颂口碑颇高, 也颇多争议。就火神派学术思想的起源、特色做了深入研究和探讨, 并认为, 火神派的学术理论在当今社会大有存在价值和补偏救弊的意义, 因此有必要发掘火神派的精神实质和学术精髓, 总结其宝贵的学术经验, 更好的为中医临床的发展服务。

关键词: 火神派; 起源; 学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 R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717(2008)10-2259-03

Origin and Academic Special Features of Huoshen School

SHEN Ling-bo, SHOU Yue-min, XIA Xi, XU Kai, YANG Bin, ZHOU Fei-fei, advisor JIN Guo-liang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3,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The Huoshen School (also named the school focuses on restoring Yang) is very characteristic but not been widely known yet for its special academic theory. It has transmitted for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and used Root Radix Aconiti, Zingiber Rhizoma, Cinnamon etc. to save people's life, and has received both high public praise and argument. This article deeply studies and researches its origin and special features, and consents its value and meaning to our society. Therefore, we think we should uncover the essence of its theory, summarize its valuable experiences, and apply them to clinics.

Keywords: the Huoshen school; origin; academic special features

一部中医药发展历史就是众多学术流派的发展历史, 深入其中我们将可以登堂入室晋阶而至于五彩缤纷的学术堂奥, 也可以说这是我们中医学习、研究和实践者的必由之路。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 笔者注意到了一个特殊的学术派别: 火神派(又称扶阳学派)。它很有特色, 却鲜为人注意; 甚至历版《中医各家学说》都未予提及, 即便第 5 版《中医各家学说》终于收录其中却少有篇幅, 言之亦略。笔者的研究即肇端于此。

1 火神兴起并非偶然 历代发展可溯渊源

火神派起源于四川, 但是究其学术思想的根源, 却是源远流长。它萌芽于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经过宋、元、明、清朝等诸多医家的探索和创新, 至清代由四川著名医家郑寿全(1804-1901)最终发展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1.1 南宋窦材与《扁鹊心书》 《扁鹊心书》南宋窦材所录。开篇便提出“须识扶阳”, 在理论思想上特别强调阳气在人体中的重要作用, 治病当以“保扶阳气为本”, 尤其看重脾胃二脏之阳。在治疗方法上则提出“大病宜灸”的观点, 言“保命之法: 灼艾第一, 丹药第二, 附子第三”^[1], 灸法常用关元、命门二穴。

1.2 王好古与《阴证略例》 《阴证略例》, 元朝王好古撰。它是研究伤寒阴证的专著, 创立了阴证学说。王好古

在张元素脏腑辨证的启发下, 独重先后二天之阳的虚损, 认为阴证起源于人体本气先有虚损, 而外又有寒邪引动。又受李杲擅治脾胃气虚的影响, 重视脾胃在发病中的作用, 其自制黄芪汤、调中汤、神术汤等均是这一学术思想的反映; 另外他重视温肾, 善用附、姜、桂、硫等温肾散寒之品^[2]。

王好古学说上承仲景、易水学派之风, 下开明清温补学派之滥觞, 意义深远。

1.3 张景岳与温补学说 明代张景岳早年深受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影响, 但在长期临床实践过程中, 逐渐认识到其偏颇, 提出“阳非有余论”, 尤当爱惜阳气, 治疗偏重温补, 以纠正当时重阴忽阳之偏, 妄投寒凉克伐阳气之弊。张景岳将阳气的重要提高到了保生重命的高度, “故凡欲保生重命者, 尤当爱惜阳气, 此即以生以化之元神, 不可忽也。”治疗偏重温补, 其温补之法, 亦有其特色, 并非单纯依靠附、姜等温阳药物鼓动阳气, 而是重视甘温固本, 尤其擅长以阴补阳, 阴中求阳之法。凡是常规补法不能奏效的, “当从阳以引阴, 从阴以引阳, 各求其属而衰之”^[3]。

1.4 陈修园对郑钦安的影响 清朝著名尊古派医家陈修园医书甚多, 流传和影响甚广。郑钦安医书中屡处可见对陈修园的溢美之词, 可见陈对其思想形成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陈修园的理论基础溯于《内经》, 其在《医学实在易》中阐述的天地之阴阳与人体之阴阳关系集中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 与郑钦安《医法圆通》里所说的“人身阴阳合一之道”, “天地一阴阳耳。分之则为亿万阴阳, 合之为一阴阳”。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郑钦安临床辨

收稿日期: 2008-05-24

基金项目: 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资助课题

作者简介: 沈凌波(1985-), 女, 江苏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医老年病学。

证的最基本的学术思想,他称之为阴阳“至理”。

阴证学说是火神派的理论基础,而陈修园重视阴证,对龙雷之火的认识尤其独特。他认为王冰的“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于理得通,而多不效。并从炉中之火的观察中得到启发:以灰养火,得火之用,而无火之害,断断如也。也就是只有龙雷之火不妄动,才没有火之害也。

陈修园传承道家,重视脾胃随处可见。如《医学实在易》喻嘉言之说,“水土一暖,则浊阴之气尽趋于下”。火神派最鲜明的理论是:人患病的生理基础是阳虚,病理基础是水盛。^[4]火神派以运用姜附而著称,与陈修园不同之处是火神派用药辛散,暖土壮火利水。但其目的都在脾胃也。

火神派是在陈修园温补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了肾阳的重要性。突出发展了阴火理论,为纠正苦寒直折的用药世俗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2 万病统以阴阳立门 火神世代推陈出新

2.1 郑钦安学术特色简介 郑寿全,字钦安,清四川邛州(今邛崃县固驿镇)人。早年学医于双流名医刘止唐。刘止唐何许人也?南怀瑾说:“乾嘉间,西蜀双流有刘沅(字止唐)者出,初以博学鸿儒,不猎功名,归而学道,相传得老子亲传,居山八年而成道。以儒者而兼弘佛道之学,著作等身,名震当世,世称其教曰‘刘门’。”^[5]

师出刘门的郑钦安自然对《周易》《内经》《伤寒》有着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中医阴阳学说里存在着“阳主阴从”的关系。郑氏医书之一的《医理真传·自序》开篇即云:“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证。亦不难于识证,而难于别阴阳”。故其一生临床,均统以阴阳立门,特别重视真气和元阳。以阴阳为纲统分万病,可以使医者执纲挈领,不在五行脏腑上追求,不被复杂的症状迷惑,不至陷入“见病医病”的粗浅地步。郑钦安在书中屡次批评世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袭用“套方套药”的市习。反对不问阴阳,一味在“五行生克上追求”,“逐经、逐脏、逐腑论之,旨多反晦,诚不若少之为愈也。”“是知其末而未知其本也”。他指出:“仲景立法,只在这先天之元阴元阳上探取盛衰,不专在后天五行生克上追求。”^[6]他感叹说:“人咸目余为姜附先生……余非爱姜附也,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了。”^[7]

郑氏在温补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了肾阳的重要性,将肾从坎卦解释,认为:“坎为水,属阴,血也,而真阳寓焉。中一爻,即天也。天一生水,在人身为骨,一点真阳,含于二阴之中,居于至阴之地,乃人立命之根,真种子也。诸书称为真阳。……真阳二字……种种名目,皆指坎中之一阳也。一阳本先天乾金所化,故有龙之名,一阳落于二阴之中,化而为水,立水之极(是阳为阴根也),水性下流,此后天坎卦定位。……须知此际之龙,乃初生之龙(龙指坎中一阳也),不能飞腾而兴云布雨,惟潜于渊中……若虚火上冲等症,明系水盛,(水即阴也),水盛一分,龙亦盛一分(龙即火也),水高一尺,龙亦高一尺,是龙之因水盛而游,非龙之不潜而反其常。”^[8]由此确立了使用附子、干姜等药物导龙入海的观念。

郑钦安注重扶助和保护人体阳气,善用附子、干姜等治疗多种疑难杂证,以能单刀直入、拨乱反正著称,被后世誉为“火神派”的开山鼻祖。他根据《内经》“阳气者,若天与

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认为“人身一团血肉之躯,阴也。全赖一团真气运于其中而生命”,“人之运动,全在先天一团真气鼓动耳”。真气之所以能生化不息,又有赖于元阳的蒸腾。盖“真阳乃人立命之根,生化之源,万物活动之根抵”,人生“有形之躯壳,皆是一团死机,全赖阳气这一团真气运用于中,而死机遂转成生机”。郑氏指出:“阳者阴之主也,阳气流通,阴气无滞”,阳主阴从的观点使其在治疗时特别注重固护真阳。“桂附、干姜,纯是一团烈火,火旺则阴自消,如日烈而片云无”。因此,凡元阳虚衰者,郑氏开手便以四逆辈单刀直入。即使元阳稍有不足,亦以姜附之流防范于未然,不必延至脱时而始用回阳。

他强调阴证,是因为人们往往忽视阴证的缘故。当时的社会风气是病家甘死于参归之剂,而怕亡于姜附之辈。他再一次明确:“予考究多年,用药有一点真机,与众不同。无论一切上中下诸病,不同男妇老幼,但见舌青,满口津液,脉息无神,其人安静,唇口淡白,口不渴,即渴而喜热饮,二便自利者,即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用药专在这先天立极真种子上治之,百发百中。若见舌苔干黄,津液枯竭,口渴饮冷,脉息有神,其人烦躁,即身冷如冰,一概不究,专在这先天立极之元阴上求之,百发百中。”^[8]在《医理真传》卷二、卷三中,他还分别列举 31 条阳虚病症,29 条阴虚病症,苦口婆心,只怕世人不识得阳虚的面目。

2.2 火神派传人的补充和创新 郑钦安以后,其及门、私淑者甚多,都继承和发展了其学术思想。总体来说,其学术继承可用下述图谱表示(横线表示及门,黑色点线表示私淑):

——卢铸之(1876-1963)——卢永定——卢崇汉(1947-)
 郑 钊 吴佩衡(1886-1971)
 钦 徐小圃(1887-1959)
 安 祝味菊(1884-1951)——陈苏生(1909-1999)
 范中林(1895-1989)——唐步祺(1917-)
 李可(1933-)

郑寿全的亲传弟子卢铸之、卢永定深得真传,临证经验丰富,以善用辛温重剂治病而在成都独树一帜,有“卢火神”之誉。卢铸之之孙卢崇汉,现为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早年在南京行医时亦有“小火神”之美誉。2005 年卢崇汉及其学生曾经统计过他 1 年的门诊量,一共接诊 2745 人,20013 人次,开出 20076 张处方,所涉及病种 83 个,包括红斑狼疮、肾功能衰竭、癌症等等,治疗有效率 98%,疾病临床治愈率为 92%^[10]。

云南吴佩衡学而承之,善用附子,将附子作为回阳救逆第一品药,广用、重用、专用之,屡起疑难大证,世誉“吴附子”。所谓广用,即凡见阴证都可以用附子进行治疗。所谓重用,附子剂量常用至百克以上,不仅在成人中投用大剂量,而且对婴幼儿儿童也敢于放手加量。所谓专用,认为“扶阳驱寒,宜温而不宜补,温则气血流通,补则寒湿易滞”。因此他用扶阳诸方所治阴证案例,绝少夹用滋补药品。

民国时期上海著名中医祝味菊,将火神派的思想从四川带到了上海,证明了火神思想并无地域之限,人称“祝附子”。祝味菊结合中西医学知识,创立“伤寒五段”之论:抵抗合度,谓之太阳,抵抗过度,谓之阳明,抵抗不济,谓之少

阳(言机体虽有能抵抗但有障碍,正气闷而不伸也);抵抗不足,谓之少阴或者太阴;最后之抵抗,谓之厥阴。此“五段”与仲景六经名同而实异也。祝味菊重视阳气,用药准狠,常令同门咋舌。他提出在疾病治疗过程中 3 个重要的观点:(1)阳气不衰,生化不绝;(2)阳不患多,其要在秘;(3)阴阳滋补,当分轻重缓急。其时沪上名医陈苏生、徐小圃亦为其折服,投于祝氏门下。陈苏生将与祝师的反复辩论集结成《伤寒质难》6 卷;今沪上徐小圃儿科仍以用附子见长,即祝公昔年所教也。

在四川和东北都行过医的范中林在辨证上承袭张仲景六经辨证思维,临床坚持用六经总领诸病,善用附子等温热药起沉痾。范老对于火神派学说最大的补充和发挥就在于大大扩充了麻黄剂的运用范畴,这些在他的医案中俯拾皆是。

四川唐步祺临证常用郑钦安推荐之方和郑钦安自拟之方,运用时有新意。如唐步祺最常用附子理中汤,其所治病症,悉属阴盛阳虚引起,如头面五官、脾胃脘腹、妇科病症等,常应手取效。另唐步祺喜用甘草干姜汤治疗各种血症,先不分阴阳,都先用大剂甘草炮姜汤加血余炭止血,屡用屡效。然后审察病情,按法治之。唐氏善用本方还有一层用意,即当病症疑为阳虚而捉摸不确时,可先用甘草炮姜汤试投,无异常反应,则可放胆应用辛热重剂^[10]。

山西李可老中医结合毕生研究仲景学说的经验,自创 28 张方剂,摸索总结出治疗心衰、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中风、肿瘤等 30 余种西医病名的急危重症和疑难杂症。破格救心汤是李老自创最著名的方剂之一,用于抢救各类心衰重症病人,可有起死回生之效。他认为,附子之毒性正是起死回生药效所在。破格重用附子 100g 以上,炙甘草 60g 监制附子之毒。又结合张锡纯的理论,重加山萸肉“收敛元气,固涩滑脱,收敛之中,兼具条畅之性”、生龙骨、生牡蛎固肾摄精,收敛元气,更加活磁石吸纳上下,维系阴阳,麝香急救醒神、开中有补,遂成破格救心汤。现代医学放弃抢救的垂死病人,凡心跳未停、一息尚存者,急投本方,1h 起死回生,3h 脱离险境,一昼夜转危为安^[11]。

3 从古知今阳非有余 扶阳一派前景广阔

可能由于地域的限制,或者由于其指导思想比较独特和新颖及一些历史原因等,火神派并不广为人知。其相沿流传前后历一百多年,因其屡用姜、附、桂起沉痾,而在民间广为传颂口碑颇高,但也颇多争议。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发掘火神派的精神实质和学术精髓,总结其宝贵的学术经验,更好的为中医临床的发展服务。

现代医家多数认为,当今社会物质条件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体质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藜藿之体”,而多是营养过剩的状况,困扰人们生活健康的已经由烈性传染病变成了心血管疾病、癌症等疾病。在这种情况下,火神派的理论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吗?不然,为什么火神派仍然可以大量、广泛地使用扶阳药物,或者换言之,为什么现在社会还是阳虚的人多?笔者分析了一下,认为当今火神派理论仍然具有存在意义的原因有三点,下面逐一论述之。

第一,从时间的角度来看,生活的发展带来的只是物质上的丰厚,也即“阴”的一面并不曾亏损,相反,需要去消耗这些物质的能源(“阳”的一面)并没有增多,反而在日渐减

少。煤矿、石油的开采相当于把地球的坎中真阳暴露出来,因此产生自然环境中上热下寒的格局,老子说:“人法地”,可见,在地球能源越来越少的当今社会中,恰恰是需要扶阳。

卢崇汉曾归纳了 9 点原因,除了上面已经论述的全球自然格局外,尚有:先天不足、嗜食生冷寒凉、误用苦寒、滥用抗生素、工作的烦劳(“阳气者,烦劳则张”);房劳伤肾阳、非时的作息时间(阳气无法正常的生发和收藏)、心性不定^[12]。可以说这 8 点除抗生素外,从古至今从未变化。只要有人的生存,就必然会遇到这些不利于保护阳气的阻碍,因此也就必然需要扶阳。

第二,从空间角度来看。有人担心,重用姜附药是因为契合四川那潮湿低洼的地理和气候环境,对于全国的其他地方则不适用。历代火神派传人已经用事实证明,火神思想并无地域之限,比如东北、上海、云南、广西等省都有善用附子的大家。更何况,在不同地域不断涌现以“某附子”之美名著称的医家,在中国医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正如不必认为经方适用于北方一样,有是证则用是药,运用姜附剂亦不必有地域限制之偏见。

第三,从预防疾病和病后调养的角度来看。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平时的自我保健,因此使用扶阳的方法也能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抵御疾病发生。现代医学已经高度渗透到如今的医疗当中,但是对于大部分慢性病、疑难杂证以及亚健康的预防、癌症的术后调理上,它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从以上各家火神派学术思想的评述中可以发现,这些疾病或者预防、调理中,重要的仍然是扶助人体的阳气,阳气不衰,生命方能不息。

“火神派”学术思想的核心,即是对中医扶正治疗方法的提倡和发扬,更是将仲景六经学说中重视顾护阳气的思想发挥得登峰造极、淋漓尽致。火神派学术思想作为一种新的思路用以指导中医临床,将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意义,值得深入发掘、研究、继承和发扬。同时,我们也要将其与现代医学和中医学观念比较,取长补短,为中医药事业的更加繁荣而尽力。

参考文献

- [1] 龚材.扁鹊心书[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8 8
- [2] 杨志春.略论王好古的阴证学说[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3 11(37):44-45
- [3] 张介宾.景岳全书·卷一[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59 18
- [4] 陈杰.“火神派”用药重脾胃[J].江西中医药,2006 1(37):54
- [5] 南怀瑾.禅海蠡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150
- [6] 张存悌.阴阳为纲,统分万病(上)[J].辽宁中医杂志,2005 2(32):158-159
- [7] 唐步祺.郑钦安医书阐释[M].四川:巴蜀书社,2004 273
- [8] 郑钦安.医理真传[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 2 148
- [9] 卢崇汉.扶阳讲记[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 2
- [10] 张存悌.唐步祺学术思想探讨[J].辽宁中医杂志,2006 12(3):1636-1637
- [11] 李可.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3-5
- [12] 卢崇汉.扶阳讲记[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 103